

THE WAY WE WERE

浮生若梦

Maggie L.



東華大學出版社



浮生若梦

THE WAY WE WERE

Maggie L. 著

東華大學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The Way We Were 漮生若梦 / Maggie L. 著. —上海 :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669-0881-0

I. ① T… II. ① M… III. ①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1407号

版式设计：AdaYeung

责任编辑：王克斌

The Way We Were 浮生若梦

Maggie L. 著

出 版：东华大学出版社（上海市延安西路1882号）

出版社网址：<http://www.dhupress.net>

天猫旗舰店：<http://dhdx.tmall.com>

营销中心：021-62193056 62373056 62379558

印 刷：上海利圭雅亮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20 印张：7.5

字 数：182千字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9-088

定 价：78.00元

定价：78.00元

I have lived my poems
Though youth is gone in wasted days—at least

I have not made my heart a heart of stone
Nor starved my girlhood of its goodly feast

目录 | CONTENTS

鱼缸	1
另一面	7
聚散	13
经典	19
街市	25
失眠	31
雨	35
植物	41
光影	46
器乐	51
饮食	56
二面之缘	60

66 湖心月下

70 作弄

75 翡冷翠听风

82 巧

86 睡不着的天堂

93 戏剧

98 旅途

102 放纵

107 地下铁

112 莫斯科梦幻曲

116 享乐

121 迷路

127 私人幻想

鱼缸 FISH TANK

从不知道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是怎么深深烙在大脑皮层的沟沟回回中，大概像焊铁一样，在剧烈的光和热的刺激下愉悦与不安融合了，成为一个个疤似的小点；然后有一天，被某种色彩、声音或气味勾引，一个点又向周边任何方向发散出无数的线，牵引出系在那头的那个人。有趣的是到最后我们往往分辨不出那张脸甚至忘却了那个名字，偏偏无数的线，每一根我们都牢牢记得。

是和友人出去吃饭，那天她又点了花旗参炖竹丝鸡。汤有点咸，参味不足，姜的调调出了头，我说当感冒药喝着吧，话一出口就有种背剧本的感觉，这情景明明着实曾经发生过。

若干年前，在另一个城市，明显更冷一些的深秋，我们仨，也是喝这汤。抬头正好迎上她充满感应的目光，倏然我们也似半醉，都迷离着眼，眼前开始加速旋转的那些灯光，那些欢笑，那些羹匙汤碗交碰时清脆的回响……

如今故人已成故人，我们仍是我们，大脑上一个细小的细小的点儿，给了我们这么多这么多动人的线。凉凉的夜风中只愿这些个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像布满天空的星星，这边一只鱼眼睛，那边一只鱼眼睛，永远闪闪地在我看得到的那儿，在我看不到的时间中。

并肩走到路口，友人和我向着不同的方向，便道了晚安。



城和人都一样 不止一面

另一面

熟悉一座城是个美妙的过程，随机选择城中某个角落，闭上眼睛，让时间流逝，感觉每一分每一秒周围温度与气味的变化，陌生感忽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伊斯坦布尔于我而言是从不曾陌生过的，黑海里都是我污浊的血液。

Zoe常常身着华丽哄着童年的我入睡，告诉我任性就是为了心里小小欲望把周遭搞得天翻地覆，还要安然享受得逞的快乐；Taranci总是挥着他的黄手绢喊着：

美丽的孤独的，来点Kunefe如何？

刻意避开了Sultanahmet，住到Levent，为了绕过先入为主的印象，了解当地人也正在试图了解的当下，这城市的另一面。很多时候偶然养成的一个小习惯会酝酿成情结，譬如多次入住同一间酒店，每次都尽量选择那一个房间，只因习惯了要看坐在那扇窗边才看到的风景，习惯了从那个特定的角度观察周围的变化，仿佛只有站在那个位置，才确定自己是在这座城。

于是我望着Bosphorus Strait在视野边缘从初春的银灰变成盛夏的紫蓝，街对面的露天泳池荒废了又热闹起来，那组有五六层地面停车场的建筑总是让我想起曼谷，唯有鲜红的国旗一直遍布全城，忘却时间在各个角落迎风飘扬着，哦，共和国。

又是老生常谈的基调，越来越多民众呼唤君主立宪制，掌握资源的大部分人急于体现自身与西欧精神的一致性，又挪用欧洲历史文化中的一些元素与符号形成有本土性格的“庶民主体”（Subaltern Subject），藉此重塑身份认同。哦，那不是主流，在这个没有标杆的年代是没有主流的。大部分人的生活跟政治无关，至少在主观上是这样。历史是供应民族自我陶醉的，生活方式上全球不可避免地趋于一致了，以至于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总能发现类似的地表肌理，发现在任何异国他乡总存在至少这么一点一致性，虽然我们通常不乐意称此为亲切感。

当然我们总不至于担心哪天会再也吃不上传统烤肉或Kunefe，Turkish Delight，Dolma什么的，饮食无罪，无界，无道理可言，兴许这不是唯一的反叛精神与保守主义能达成一致的阵地，但必是最坚固也最瞩目的一点。

城和人都一样，不止一面。